

重新洗牌

〔英〕迈克尔·道布斯 著

程麒 译

**The
Reluctant Hero**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HAIHUAZHOULI WENYI CHUBANSHE

〔英〕迈克尔·道布斯 著

程麒 译

重新洗牌

The Michael Dobbs
Reluctant Hero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新洗牌 / (英) 道布斯著; 程麒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00-1616-3

I. ①重… II. ①道… ②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1710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5-0327

The Reluctant Hero by Michael Dobbs

Copyright © 2010 by Michael Dobbs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imon & Schuster UK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名 重新洗牌

作者 [英] 迈克尔·道布斯

译者 程麒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玥

特约策划 李国靖

特约编辑 毛启鉴 王瑜

封面设计 关东野客

封面插图 杜李

版权支持 高蕙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张 10.5

字数 260千字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ISBN 978-7-5500-1616-3

赣版权登字: 05-2015-46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部分

朋友

楔子

内疚如同无情的猎人，如影随形，哈里·琼斯千方百计也无法逃脱。他转过每一个街角，都能看见内疚躲在暗处注视着他，他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眼角的余光偶然间会捕捉到某个女人快速的一瞥，然后，内疚就又朝他迎面扑来。

茱莉亚，他的妻子。

全是他的错。

似乎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可哈里总感觉，扎克·克拉维茨好像昨天才一阵风似的来到这里——其实这个说法大错特错，扎克可不像一阵风，他是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的特种兵，能像休伦湖十一月的大风雪一样无孔不入，而扎克恰好就出生在休伦湖。

哦，不过扎克这个人有他的长处，他忠于职守，一诺千金，这点从来没人怀疑过。哈里第一次见到扎克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哈里在哥伦比亚政府的一个禁毒小分队担任顾问，扎克是随队观察员。小分队的任务是进山搜索并消灭贩毒团伙，听起来挺带劲的，可惜有人忘记提醒哥伦比亚军队，热带地区时不时会来场

雨。哈里他们陷入老天爷设下的包围圈，眼看就要被困死在山上。整整三天，小分队被迫与全副武装的毒贩在爬满火蚁的丛林里玩捉迷藏的游戏。扎克随身带的一个小玩意儿救了大家的命——典型的三角洲特种兵的风格，他们总喜欢随身带着自己的各种玩具。扎克带了一个卫星导航系统样机，小分队靠着它逃出了雨林。虽然在哈里看来，扎克有点愣头青，大概上大学打橄榄球时没少用脑袋做铲断，不过在哥伦比亚的经历之后，他随时敞开怀抱欢迎扎克。

“言出必行”，这四个字是每一个军人的座右铭。哈里收到扎克的短信，说他和妻子要路过英国，有几天空闲时间。哈里建议扎克乘坐他在达特茅斯的小船，他们四个人一起出海玩一天，扎克和妻子P.J.，哈里，还有茱莉亚。

哈里的小船是一艘叫作“吉尼维尔”的游艇，有十二米长，几乎全部是木结构。这艘旧赛艇有将近五十年的历史，甲板完全采用柚木，配有原装的汽油发动机。游艇每年的维护费用令人咋舌，对大多数人来说养艘游艇是件大事，但对哈里来说，根本不算个事。当扎克打开啤酒的时候，茱莉亚已经解开吉尼维尔的缆绳，轻柔的西南风迎面吹来，勾勒出茱莉亚迷人的曲线。游艇缓缓驶入河口准备出发，几乎没有激起一片浪花。而哈里并不知道，此时他已经被爱尔兰共和军的共和国行动小组锁定，他们即将对他实施报复。

北爱尔兰长期动荡不安，战事不断，哈里在英国特种空勤部队服役期间，双手沾满了爱尔兰人的鲜血，他在艰苦的条件下跟爱尔兰共和军周旋，当“女王条例”在那里不适用时，哈里借用爱尔兰共和军的方式对付他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现在，哈里的债主上门跟他讨还旧账，他们要让哈里付出惨痛的代价。

吉尼维尔航行到索尔科姆时，他们四个人开始吃午餐，馅饼配泡菜。游艇在微风中缓慢行驶，航速不到十节，天近黄昏时他们

开始返航。吉尼维尔到达红色的霍姆斯通浮标时，他们看见坐落于达特河口的金斯威尔石头城堡正泛着紫绿色的光彩，吉尼维尔就快到家了。哈里驾驶着游艇，茉莉亚在甲板下面的洗手间里，扎克和P.J.站在船头盘绕热那亚帆绳，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下，扎克弯着腰的矫健身影宛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船首雕饰。哈里望见前方的港口十分繁忙，船只正从四面八方匆匆忙忙地返回泊位。

吉尼维尔接近城堡时，一艘圣汐快艇从他们前面飞速穿过，几乎贴着吉尼维尔的船头驶过，不过游艇周围有好几艘船，所以哈里只是感到有些不快：如今玩船的人里面真是不缺白痴。然后，这些白痴驾着船绕了回来，又从吉尼维尔的前面穿过，就在快艇经过的瞬间，借着昏暗天色的掩护，快艇上的人朝吉尼维尔发射了一枚火箭助推榴弹，榴弹刚好在水线位置击中吉尼维尔，将船身炸成两截。

哈里完全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从驾驶舱里被远远抛出，肩膀脱臼，晕了过去。他一动不动地躺在水里，靠着身上的救生衣浮在水面。扎克一向运气很好，无论是伊斯兰革命还是那些被他戴了绿帽子的丈夫们，都没伤到他半根毫毛，这次也幸免于难。P.J.在扎克不远处拼命尖叫，附近的船只迅速围拢上来，大家纷纷赶来救援哈里他们。救援船只的人先把P.J.从海里拉上船，然后扎克和大家合力把哈里抬到一艘游艇的甲板上，他很快就恢复了意识，但茉莉亚却不见踪影。

哈里慢慢睁开双眼，渐渐搞清楚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他看到吉尼维尔断裂的船头指向天空，随着漂满油污的黑色波浪轻轻摆动。十几艘大大小小的船只围绕在吉尼维尔四周，不敢靠得太近。击中游艇的榴弹同时引燃了船尾厨房里的煤气罐，爆炸的气浪不仅把哈里从船上抛了出去，也引爆了吉尼维尔的油箱，三十加仑的高度易燃汽油正不断流入大海。吉尼维尔被一片火海包围，浓密的黑烟盘

旋着升入夜空，这一幕仿佛在为吉尼维尔举行火葬。

周围船上的人沉默地看着吉尼维尔被火光一点点吞噬。风慢慢减弱，海浪的拍打声也渐渐平息，这时，大家听到火海中央传来敲击声，听上去像是一个绝望的人正拼命砸出一条生路。

哈里的头部受到震荡，他脑中一片混乱，受伤的肩膀也在剧烈疼痛，但他推开大家伸过来的手，挣扎着站了起来。

“茉莉亚！”

他高声呼喊着妻子的名字，然后又喊了一次，那条就要化成灰烬的游艇里传来的敲击声似乎更加急促。

爆炸发生时，茉莉亚在洗手间，主舱壁让她没有被爆炸波及，并且在她周围形成了一个由结实木材构成的保护层，但是这个避难所很快将变成她的棺木。

正在照顾P.J.的扎克听到哈里的叫喊声时，P.J.正躺在搭救他们的船只上，还在不停地往外吐水。周围船上的人只是静静地看着燃烧的游艇，除了看着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吉尼维尔四周环绕着熊熊燃烧的汽油，但是茉莉亚不会被火烧死，她会随着游艇慢慢沉入海底，等到海面上不断吞吐的烈焰渐渐平息时，她就无任何生还的可能了。

如果冲入火海救人，即便不被烧死，也会严重烧伤，扎克却决定拼死试一试。他站在船舷，深吸一口气后跃入水中，并尽量游向深处，从水下钻过火圈。扎克必须穿过三十多英尺宽的火海才能到达吉尼维尔，当大家再看见他时，他正抓住倾斜的甲板往上爬，然后从前舱口钻进船舱。不过他的后背起火了，衬衫在燃烧，好像头发也烧着了。

船舱里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扎克循着绝望的敲击声找到了茉莉亚所在的位置。洗手间的大半已经被海水淹没，主舱里的铁炉子被甩到了洗手间门外，把门卡得死死的。正常情况下，扎克很快

就可以挪开炉子，可现在他是在一艘正慢慢下沉的船上，身上皮肉烧焦的臭味还一阵阵往鼻孔里钻。虽然如此，扎克还是做到了。他是美国三角洲部队的特种兵，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就像扎克贝雷帽上的“De Oppresso Liber”——解放受困者，他最后带着茉莉亚逃出火海，救了茉莉亚一命。

所以，哈里只需要对茉莉亚半年后的死亡负责。

如果你相信官方统计数字的话，那么中亚国家塔阿吉斯坦的人口总数是9763402，可惜没人相信。这是个灌了洪水的数字，只是为了从那些傻乎乎的国际援助机构手中骗取更多好处。塔阿吉斯坦曾经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地盘，在柏林墙倒塌前一度是苏联帝国的桥头堡，斯大林精神至今还影响着这里的大街小巷。在塔阿吉斯坦的市集上你能看见俄罗斯各民族的人，听到他们用各自的语言交谈，俄罗斯的野兽派风格的建筑随处可见，列宁雕像也依然矗立在这里的很多地方。

但塔阿吉斯坦绝不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国家，这里遍布着高山、峡谷和连绵不断的高原，无尽的苍穹之下奔腾着冰雪融化成的河流，传说中的丝绸之路就途经此地，将东方与欧洲、非洲的土地连接在一起。远在苏联出现以前，这片土地一直是游牧民族骑兵的天下，斯基泰人、突厥人和劫掠成性的匈奴人如同大风一样交替刮过不设防的塔阿吉斯坦，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们也曾一度将这里纳入中国版图。如今统治塔阿吉斯坦的是以绝对优势当选的总统——如果你相信官方统计数字的话，这里还有许多国际社会组织，他们正全力打造塔阿吉斯坦民主基础的空中楼阁。虽然塔阿吉斯坦的自然资源不算丰富，但它的地理位置却举足轻重。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国家，它与俄罗斯、中国、阿富汗接壤，也和众多“斯坦”国家的边界犬牙交错。其实塔阿吉斯坦本来是一个不应存在的国家，它的

诞生完全是十九世纪各民族在地图上疯狂划界的副产品。伊斯兰教曾在这里盛行，至今各种神话和狂热的传统依然深深影响着山区各部落。这里到处是尔虞我诈和相互倾轧，到处是部落和可汗，这个地方就像一位中国古代将军说的一句话：古来白骨无人收。

此外，塔阿吉斯坦还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核废料堆，苏联将从辐照核燃料到老旧X光机的各种废物全部倾倒在天山山脉的矿井中。塔阿吉斯坦因为自己的历史而背负了巨大的包袱，它不安地等待着，像是一头等待暴风雨来临的羔羊。

第一章

“别愁眉苦脸的，亲爱的！”

哈里朝说话的人抱歉地挤出一个笑容，然后又继续盯着出租车窗外发呆。

伦敦正是寒冬时节，夜晚的空气沉闷得如同凝滞了一般。新年前夜，总不免让人感怀过去，所以哈里痛恨这个夜晚。现在，他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二十多年前学会的一首歌曲，像是一首水手小调，当时他正为剑桥大学的决赛做准备，一听那旋律就学会了。那是六月一个闷热的夜晚，他正在剑桥大学后园漫步，第一次听见有人用悲伤的爱尔兰声调哼唱起这首歌，从此再也无法忘记它。

我叫酒保再倒杯酒，
我的灵魂忍不住想再来一杯，
我向妈妈保证不再喝，
为了忘记保证，我要再来一杯……

哈里知道这首歌全是废话，却怎么也忘不了。有些记忆就是这样，永远也无法消失。所以很多个夜晚，他都会独自来到剑桥大学的河岸边，为自己比当年还要孤独的生活喝上两杯，希望可以忘记种种迷茫和困惑。他没打算今晚也这样度过，但事情往往都不是按你的计划来。

哈里收到的正式邀请函上写着：尊贵的客人亨利·马默杜克·马尔特拉弗斯-琼斯阁下，国会议员、枢密院委员、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陪在哈里身边的是柏妮丝，她是体育用品营销顾问，他们搭乘的出租车快要到达目的地了。温菲尔德公寓是美国驻伦敦大使的官邸，位于伦敦市中心，占有十几亩的公园绿地。公寓的第一任主人是优雅的芭芭拉·赫顿女士，她是伍尔沃斯连锁超市帝国的女继承人，穷其一生都在寻找远离家庭压力的避风港，却一直未能如愿。大西洋对岸的十几亩皇家公园，再加上警察的日夜巡逻保护，似乎为芭芭拉·赫顿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温菲尔德公寓的建造也历经波折：英国皇室地产的官员要求赫顿女士使用灰砖，她却坚持用红砖。呆板的英国官僚体制决心要和灵活的美国货币能量进行一次对决，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美元赢了。于是在1937年，红彤彤的温菲尔德公寓从摄政公园的大片土地中拔地而起，人们不禁赞叹英国又多了一处美景。可惜赫顿女士的家园梦没有维持多久。八年后，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和一次世界大战，赫顿女士改变了初衷，她的心飞向了远方，于是她把公寓交给美国政府，租金仅要一美元。要是伦敦房地产市场能有样学样，也许房价就不会升这么高了。

哈里乘坐的出租车停在温菲尔德公寓的大门外，一名身穿笔挺高领蓝色军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走上前，他弯下腰查看从车窗里递过来的请柬，帽徽上鹰和锚的标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岗亭里的另一名海军在嘉宾名单上找到了哈里的名字，于是年轻的海军说

道：“欢迎光临，马尔特拉弗斯-琼斯先生。新年快乐，先生！”

哈里皱了皱眉头，“啊，也祝你新年快乐。”出租车沿着林荫路向正门驶去。

“怎么了，哈里？亲爱的，我知道你的名字挺拗口，但绝不是什麼马尔特拉弗斯-琼斯。”柏妮丝咯咯笑着。

“亨利·马默杜克·马尔特拉弗斯-琼斯，”他叹了口气解释道，“没人希望选民投票前看到这样的名字，对不对？想成为人民公仆的话就更不适合到处炫了。”

“看来我还不了解你。”她撒娇道，尽量不去在意他低落的情绪。柏妮丝穿着的高跟鞋有六英尺高，在床上是个可人儿，出门和哈里也挺般配，最近四个月她跟哈里的床上运动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有规律。柏妮丝一边在哈里耳边娇笑，一边用手轻捏他的大腿，哈里心想：他们之间的关系必须结束了。不过他还没想清楚为什么要结束，那就更没人清楚他要如何跟她解释分手的原因。他挑不出她的错：柏妮丝脸上有可爱的雀斑，一手小提琴拉得让人屏息静听。她付出的不比哈里少，但是和大多数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一样，她希望得到更多。除了想上哈里的床，她还想要哈里的人，毕竟哈里是个富有的政治家，曾经当过兵，认识众多名流，他名字后有一大串头衔，虽然目前她还没搞清楚那些缩写字母的含义。哈里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在四十几岁的人当中难得一见他这么结实的身材，但他身上的伤疤比他的身材更令人惊讶，而在柏妮丝眼中，伤疤令哈里更富有男人魅力。他是钻石王老五，各方面都堪称完美，柏妮丝紧紧依偎在哈里身上。

他们下了出租车，大使官邸两扇大门前的台阶上，一个矮墩墩的男人正等着迎接他们，他身穿制服，剃得锃亮的黑色脑袋上寸草不生。“晚上好，琼斯先生。”他呵气成霜地大声说道。随着问候他伸出一只手，大多数客人这时候通常会把外套递过去，哈里却热

情地握住了对方的手。

“吉米，最近还好吗？”

“还可以，”吉米沙哑的声音中有着南方人抑扬顿挫的悦耳腔调，“毕竟还有份差事，如今这年头，绝对算很走运了。而且这差事能让我头一个见到各位美女，晚上好，女士。”

“当心，柏妮丝。”他们跟着吉米走进官邸时，哈里提醒柏妮丝，“前军士长吉米·杰克逊是美国空降兵。”

“你的意思是……”

“别随便招惹他，小心他的甜言蜜语。”

“我怎么觉得，你夸我是因为我酒调得好，琼斯先生？”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哈里微微一笑，转头对柏妮丝说，“我第一次见到吉米是——天哪，二十年前在沙漠，当时我把一名伊拉克情报上校从床上拖了下来，结果惹火了上校的很多朋友，他们不喜欢我这么干。吉米料理了他们，他一路冲到巴格达郊区赶来帮我。”

“该死，一开始我们听到喊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有人送披萨外卖。”吉米说。

“他的声音特别低沉，把很多女人迷得神魂颠倒，其实是因为那天夜里他脖子上中了一枪，本来那一枪是瞄准我的，后来他得到一枚紫心勋章和一枚银星勋章。”

“我记得你好像也受了几处伤。”

“我有吗？”

他们来来回回地说着过去的事，柏妮丝渐渐明白哈里的伤疤代表着什么。“但是——”她惊讶到有些口吃，“这听起来很可怕。”

“你去迈阿密市中心送送披萨外卖，其实差不多。”吉米说着接过她的外套。

他们俩像老朋友一样哈哈大笑，但柏妮丝的心思还停留在沙漠和炮火上，“你们永远不会忘记和战友在一起的日子，对不对？”

“是的，女士，和战友在一起的经历非常难忘，等我们老了，回想过去的时光，我们能想起什么呢——我不知道。总不会是打牌的庄家吧？”

柏妮丝走到哈里身边，捏了捏他的手臂，“哈里·琼斯，我对你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她轻声说道。她的语气听上去像是发出一个挑战，一个她十分愿意接受的挑战，但她没注意到哈里眼神的闪烁。

吉米·杰克逊不仅是门卫，也是大使的贴身男仆，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场合，能哄得上了年纪的公爵夫人笑得合不拢嘴，也能让闹事的醉鬼乖乖听话，他更清楚自己何时应该消失，比如现在这个时候。“祝你们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下我会再过来，先帮你们去拿些饮料。”他说完转身走向衣帽间。

“最好拿些酒。”哈里说，“我想要好好喝两杯。”

门门动了几下，慢慢向后滑动，接着门打开了。极端惩罚区的囚犯7217听到声音，他的身体动了一下，揉揉眼睛想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在草垫上翻了个身，这间散发着恶臭的牢房里只有一张被老鼠啃过无数次的草垫。7217没有理会旁边正在啃草垫的老鼠，他在这里已经被关了很久，久到对老鼠已经视若无睹，他四肢着地向前提去。

过了好一阵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每一件事他都要过很久才能明白，不过无所谓，他唯一拥有的就是时间，虽然时间对他也毫无意义。他在极端惩罚区待多久了？刚进来时，他在发霉的墙壁上用划痕记录时间，可是几个月后划痕全部被霉斑覆盖，于是他再也搞不清楚过了多久，干脆彻底放弃了。从那时开始，他彻底变

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7217迷迷糊糊地听见有人说：“镇长先生。”声音听起来十分愉悦。

是的，7217想起来了，自己是阿什凯克以南二十英里处一个城镇的镇长，来人居然还记得他的头衔。牢房里只亮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声音的主人站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上去像个非人类，他的脸色苍白脱俗，像是一个天使，也可能是一个幽灵。天使叫他镇长先生，不是7217，他把自己的代号记得清清楚楚，名字反而不大记得了，反正他已经失去了太多东西，名字又算什么呢？

天使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镇长先生，”天使又叫了他一次，“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7217不清楚，自己以前有没有见过这个脸色苍白的幽灵，他脑子里混乱不堪，什么也搞不清楚。他用眼角看到有个东西在动，一个鬼鬼祟祟的黑色东西，是一只惊慌逃窜的老鼠。刚被关进牢房时，他从草垫里抽出些稻草，混合着干掉的污秽物，想堵住潮湿的石头墙里面的老鼠洞，结果白费劲，牢房里有太多的老鼠洞，还有无数的老鼠。

“你记得吗，我向你保证过的事，镇长先生？”天使接着说。

囚犯7217机械地点点头，其实他什么也不记得，无论他们说什

么，他的本能反应都是点头。

“我说过，你不用担心，我们绝不会吊死一名镇长。”

他趴在地上，抬起头看着天使，然后又点点头，这句话他听懂了。他记起来了，天使的确说过这句话，就是因为这句话他才撑到今天。

天使慢慢撸起灰色哔叽制服的袖子，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笑着说：“不过，几分钟后，你的任期就结束了，你不再是镇长了。”

囚犯7217再次点点头，等他终于明白天使话里的意思后，他的